

# 天行者

刘醒龙—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天行者

刘醒龙 |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行者/刘醒龙著. 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 1

ISBN 978-7-5321-4926-1

I. ①天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 229530 号

出品人：陈 征  
策 划：魏心宏  
责任编辑：谢 锦  
封面设计：钱 祯

天行者

刘醒龙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17.75 插页 3 字数 244,000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26-1/I·3859 定价：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888

# 1

九月的太阳，依然不想让人回忆冬日的温情柔和，从出山起，就露出一副急得人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，傲慢地悬在空中，终于等到要落山时，仍要挣扎一番，将天边闹得一片猩红。这样，被烤得蔫蔫的山村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。一只黑溜溜的狗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。没完没了的鸡飞狗跳，让暮归的老牛实在看不下去，抬起头来发出长长的叫声。安静了一整天的大张家寨，迫不及待地想发泄郁结。大大小小的烟囱，冒出来的黑烟翻滚得很快，转眼间就飘上了山腰，并在那里徐徐缓缓地变化成一带青云。

天黑下来时，在村边大樟树下坐了一整天的张英才，再次看完让他爱不释手的小说的最后一页。这本小说叫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，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。因为太喜欢，去年夏天高中毕业时，便下手从学校图书室偷出来，彻底地据为己有。那次行动规模不小，共有六个人参加。本来只有五个人，蓝飞是在图书室里撞上的，好在也是来偷书，彼此志同道合。蓝飞首先将一本宣扬厚黑的书塞进怀里，然后又挑了几本官场权谋的书。其余人专门选择家电维修、机械修理、养殖和种植等方面的书。张英才只挑了这一本，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。

听说乡教育站的万站长要来，张英才就捧着这书天天到村边，一边等，一边看，两三天就是一遍。越看越觉得当初班主任用来激励他们的口头禅：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，确实很精辟。

界岭是这一带山区中最远最深最高的那一片，站在家门口抬头往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觉得累。

张英才这样想时，心里还在惦记高中生活。

张英才在高中待了四年。第四年是万站长亲自安排复读的。因为太爱看小说，张英才偏科偏得离奇。刚开始班主任批评他，这种学习效果太对不起自己的舅舅，也就是万站长了。因为每次考试数学成绩从未超过三十分，班主任后来痛心疾首地斥责他，一定是上数学课时偷吃了界岭的“红苕”。界岭那一带除了山大，除了盛产别处称为红薯的“红苕”，还有吃东西不会拿筷子的男苕和女苕，更以迄今为止没有出过一名大学生而闻名。张英才读高三时，学校大门还是朝着界岭方向开着的，后来去复读，据说是由某个有能力的复读生家长出资，将学校大门改为背向界岭，高考录取率真的翻了一番。只可惜受益者名单中没有张英才。在高三阶段，被班主任频繁提起的界岭分明是名词，更多时候却被当成形容词使用。譬如这种样子太界岭呀，是不是也要让你的父母很界岭呀，等等。无论是名词，还是形容词，界岭都是激发高三学生为应付高考而发奋的超常动力，同时，也是与他们针锋相对极具杀伤力的反义词。

张英才手里攥着一枚硬币，没事时就用它试试自己的运气。舅舅会不会来，舅舅会给自己找个什么工作，舅舅找的工作一个月有多少工资，等等，都在这枚硬币的丢来丢去中，波澜壮阔大喜大悲地演绎过。

近半个月，张英才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，在去界岭的那条路上远远地走着，每次到前面的岔路口便改变方向，走到邻近的细张家寨去了。第一次看见时，他曾经抄小路追过去，半路上碰上同样没有登上高考红榜的蓝飞。蓝飞正在修整在暴雨中垮塌的父亲的坟头。那块墓碑很重，一个人对付不了。张英才只顾盯着远处看，冷不防碰上一筹莫展的蓝飞，只好上前当帮手。事情完了之后，蓝飞只说谢谢，却没有邀请他去家里喝口水。张英才故意说自己还没有去过他家，蓝飞用同样的话回敬说，他也从来没有去过张英才家。张英才跑了几里路，什么也没看到，便悻悻地回来了。

今天是第三次。太阳下山之前，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岔路口上，和他的目光分手了。他恨不得让远处吹过来的风，传话给万站长，外甥住在大张家寨，不是细张家寨。张英才不再丢硬币了，闭上眼睛，往心里叹气。天色一暗，虫子就多起来，有几只野蚊子扑到他的脸上，让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巴掌扇过去，将自己打得生痛。打了一阵后，见野蚊子越来越多，张英才只好爬起来，拿着书往家里走去。

进门时，母亲望着他说：“我正准备叫你挑水呢。”

张英才将书一扔说：“早上挑的，就用完了？”

母亲说：“还不是你讲究多，嫌水塘里脏，不让去洗菜，要在家里用井水洗。”

张英才无话了，只好去挑水。挑了两担水，缸里还有大半是空着的，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：“我看到舅舅去细张家寨了。”

母亲一怔：“你莫瞎说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以前我没做声。我看见他三次了。”

母亲压低声音说：“看见也当没看见，不要和别人说，也不要和你爸说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你慌什么，舅舅的思想这样好，不会做坏事的。”

母亲苦笑一声：“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。不然，我就上他家去说，免得让你天天在家里盼星星盼月亮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。”

母亲说：“也怪你舅舅不坚决，他若是娶了细张家寨的蓝小梅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过日子，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。”

张英才很敏感：“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？”

母亲忙说：“你怎么尽乱猜，猜到舅舅头上去了！”

张英才咬咬牙说：“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。我把丑话说在先，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，我连根稻草也不帮家里动一根。”说着便操起扁担，挑着水桶往外走，挡猪羊的门槛有点高，他不小心被绊了一下，幸好没摔

倒，但他还是骂了一句丑话。

母亲生气了：“天上雷公，地下母舅，你敢骂谁？”

张英才说：“谁让你生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儿子，读书不行，骂人的水平比天还高，不信你就等着听。”

果然，挑水回来时张英才又骂了一声。

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，自己却先哭了起来，嘴里说：“等你爸回来了，让他收拾你。”

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，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。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，母亲没有说出真相，还替他打掩护，说是突然有些头疼，躺着休息一会。

“是读书读懒了身子。”父亲说着气就来了，“十七八的男人，屁用也没有，去年高考只差三分，复读一年倒蚀了本，今年反而差四分。”

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，还用手指塞住耳朵。后来母亲进房来，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，小声说：“不管怎样，饭还是要吃的，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，跟自己过不去那就太划不来了。”又说，“你也真是的，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，哪怕是只差两分，在你爸面前也好交代一些。”

闷了一会儿，张英才出了一身汗。见母亲走了，他连忙撩开被子，下了床，闩上门，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叫姚燕的女同学写信，他写道：我正在看高二上学期，你在班上推荐的那本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，其中那篇《第九个售货亭》写得最好，很多情节就像是发生在我们学校里，那个叫玉洁的姑娘最像你，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。

一张纸才写到一半，张英才就觉得无话可说了，想了好久，才继续写道：我舅舅在乡教育站当站长，他帮忙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，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，这个单位人才很多。至于是什么单位，现在不告诉你，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，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。

写完后，他读了一遍，不觉一阵脸发烧，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，犹豫半天，还是留下了。回转身他去吃鸡蛋，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：“越是漂亮的女孩子越爱听假话。”鸡蛋吃到一半，张英才想起自己就剩

下口袋里那枚帮自己做决定和预测未来的硬币了，到邮电所寄信，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。他勉强吃了两口，便推开饭碗，倒在床上，盯着屋顶上的亮瓦发呆。

张英才醒来时才发现，自己睡了一夜，连蚊帐都没放下，身上到处是红疹子。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，觉得肚子饿极了，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过，隔夜的鸡蛋不能吃，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。这时，母亲在外面敲门。他懒得去开门，门闩很松，推几次就能推开。

推几下，房门真的开了。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：“舅舅来了，你态度可要放好点，别像待你老子那样。”

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，叹口气，端起碗三下两下地吃光了。张英才穿好衣服走到堂屋，本想冲着父亲对面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声舅舅，也不知道哪根筋长反了，事到临头却冒出一句：“万站长，你好忙呀！”听起来有点故意寒碜的意思。

万站长说：“英才，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蠢货！还不快谢谢。”

万站长说：“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。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，想代课的有几十个，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。你抓紧收拾一下，吃了早饭我送你去界岭小学报到。”

张英才耳朵一竖：“界岭小学？”

母亲也不相信：“全乡那多学校，为什么要去那个大山窝里？”

万站长说：“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，所以才缺老师，才需要代课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？”

万站长愣了愣：“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，站里研究后，给了细张家寨的蓝飞。”

母亲见父亲脸色变了，忙抢着说：“人家蓝小梅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，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。”



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：“那你就拿一瓶甲胺磷给我喝了，看谁来同情你？”

万站长不高兴了：“是不是有肉吃了就挑肥拣瘦？不干就说个话，我好安排别人，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。”

父亲马上软了：“当宰相的还想当皇帝呢，是人哪个不想好上加好呢，我们只是说说而已。”

母亲抓住机会说：“英才，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！”

一直没做声的张英才冲着母亲说：“收拾个屁！也只有你弟弟想得出来，让你儿子去界岭当民办教师。”

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，摆在堂屋里，要张英才随粪车到县城去拉粪。张英才瞅着粪桶不做声。

万站长挪了挪椅子，让粪桶离自己远点：“你没有城镇户口，刚毕业就能找到代课机会，说好听点是你有运气，说势利点是因为有个当教育站长的亲舅舅。你不吃点苦，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继续帮忙说话呢？”

父亲在一边催促：“不愿教书算了，免得老子在家没帮手。”

张英才抬起头来说：“爸，你放文明点好吗？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，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？”

父亲愣了愣，将粪桶提了回去。

母亲去帮张英才收拾行李，堂屋里只剩下舅甥二人。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，和万站长离得更近些，贴着耳朵说：“我晓得，你昨天先去了细张家寨。”停一停，他接着说，“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、下不接地的地方，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？”

万站长回过神来：“大外甥，你不要瞎猜。我都下了几十年象棋，晓得卒子是要往前拱。你先去了再说。我在那儿待了好几年才转为公办教师。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，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教育站长。还有一件事，那地方群众对老师的感情不一般，别的不说，只要身上沾着粉笔灰的气味，再凶恶的狗，也不会咬你。”

万站长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，要张英才戴上。张英才很奇怪，自

己又不是近视眼，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吗。万站长解释半天，他才明白，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做理由，才让他出来代课的。

万站长说：“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，没有理由的事，再过硬的关系也难办，理由小不怕，只要能成立就行。”

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，而且头昏得很，他要取下，万站长不让，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，却耽搁了，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。还说，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，他戴了眼镜去，他们会看重他一些，另外，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。

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，连叫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父母亲不清楚情由，从房里钻出来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叫不行！”父亲还骂他：“你是骆驼托生的，生就个受罪的八字。”

“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。”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，说完便钻进房里，片刻后又夹着那本小说出来，对万站长说，“我们走吧！”

## 2

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，大张家寨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，说我们这里和界岭比，就像城里和我们这里比。那地方男人都长得像男茗，女人长得像女茗，所以至今出不了一个大学生，连高中生都没几个。又说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元，塞牙缝都不够。万站长在一旁说，三十五元是教育站发的补助，村里还要发三十五元。还说，自己在界岭当民办教师时，一个月总共才四元钱工资哩！

那些人说的话更难听：“别说界岭了，就是我们村里，任何人找村长要钱，比要喝他老婆身上的奶还难。”

张英才不理，他说：“人各有志，人各有命嘛！”

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，认为儿子长进多了，这一年复读总算没有白读。临到分手时，母亲哭了，父亲不以为然，在一旁数落说：“又不是去当兵，哭个什么！”

在路上，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，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，大家不都是抢着去吗？

万站长诚心要请张英才吃点好东西，路上只要见到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，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。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家小店仍是这样，万站长将自行车存在店主家，买上十根油条塞进张英才提着的网兜里，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他的挎包里。

山路有二十多里远。路不好走，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，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万站长说话。歇脚时，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，万站长要他别急，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。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。万站长说，听到家长哭穷说是交不起学费装做没听见，看见别的老师踢学生一脚时装做没看见就行。张英才见万站长对这类话不感兴趣，就不再问这些，转而问蓝飞的母亲蓝小梅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。万站长笑了笑说，这种事，男人都会遇到。他问张英才手上玩的是不是硬币。张英才摊开掌心后，万站长将那枚磨得锃亮的硬币拿过来，看也不看，就扔进山沟里。张英才不理解，说这是自己压荷包的钱，怎么可以说扔就扔。万站长说，他知道张英才一直在玩硬币，到了界岭小学，就不能再玩这种将自己的脑子当成猪脑子的游戏了。

之后他们没有再休息，一口气爬上界岭。

一排旧房子前面，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，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，外面的黑板报上写着一行大字：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！

张英才看着标语，心里觉得怪怪的。

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钻出来，很响亮地叫道：“万站长来得真早呀！”

“还不是想赶来吃午饭！”万站长笑着就向张英才介绍，“这是余校长。”又向余校长介绍，“这是张英才。”

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办公室后，亲自沏了两杯茶端上来。这时，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进来了。经介绍，知道一个是副校长，叫邓有米。另一个是

教导主任，叫孙四海。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，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，看了半天，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

万站长这时喝完茶，抹抹嘴说：“也好，全校教师都到齐了，我就先说几句！”

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，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，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。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、新突破之类的套话。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。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他装做上厕所，走到外面溜了一圈，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，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，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？黑板上也辨不出，都是语文课，都是作文、生字和造句等内容。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，接下来是余校长说。余校长说了几句，嗓子就沙哑了。

“你嗓子痛就歇着，我来向站长汇报。”

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，一五一十地念起来。刚念完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，万站长就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这些报表上都有，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。”

邓有米眼睛一转，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，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，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，邓有米说了半天，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，也不往本子上记，就知趣地打住了。

接下来自然轮到孙四海发言。

等了一阵，孙四海才低低地说了一句：“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。”

万站长也不追问，甚至脸上都没有一点异样的变化，平平淡淡地要余校长领他到教室去看看。到了第一间教室，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，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，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。

万站长说：“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？”

余校长说：“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，是他们自己刻的。”

张英才看见万站长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。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，是孙四海带的，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。一问，

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。再一问，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。万站长想追问，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，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，无疑，这个班是邓有米带的，所以，一进教室，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，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。

正说着，万站长忽然打断他的话问：“今年招了多少新生？”

邓有米说：“四十二个。”

万站长说：“你数数看，怎么只有二十四个？”

邓有米说：“别人都请假了。”

万站长说：“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？老余，马上要搞施行《义务教育法》检查，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了关哟！”

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。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。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。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，回头整理自己的屋子时，趁机问万站长，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。万站长要他少管这些闲事，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，万站长说，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，他是外来人，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。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。

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。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，看见里面是一张琴，他没见过这种琴，一排按键写着 1234567，底下是几根金属弦，他用手指拨了一下，声音有些沙哑，像余校长的嗓门。

张英才问：“这是什么琴？”

万站长看也不看，一边挂蚊帐一边说：“那上面写着字呢！”

他摘下眼镜细看，果然琴盖上印着“凤凰琴”三个字，还有一排小字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。房间收拾好后，张英才将那本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拿出来，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。

正好余校长来了，他看了看书说：“这个作者我认识，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，我和他一起开过会。他幸亏改了行，不然，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。”

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，万站长说：“老余，你这不是泼冷水吗？”

余校长忙说：“我还敢摆弄冷水？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，恐怕连头

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。”

这时，学校放学了。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，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，来得晚，走得早，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，上午一节，下午一节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，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。张英才不明白，邓有米告诉他，上下都是去采蘑菇，扯野草。

转了一圈就到了吃午饭时间。余校长冲着野地喊了几声，学生们回来后，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。张英才看得纳闷，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吗？正想着，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。听动静，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，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，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，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。万站长开口叫：“老余，你等一等。”他转身叫张英才将那些油条拿来，交给老余，再分给学生。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，心里有些不好受。

万站长问余校长，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。

余校长指了指其中一个男孩，张英才马上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。

“这就是余志呀，比我上次来时又瘦了许多，你要是不说，我哪里敢认。”万站长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，脸色阴冷地说，“老余，你妻子已拖垮了，再拖几年恐怕全家都得垮。”

余校长叹气说：“当民办教师的，什么本钱都没有，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。这么多孩子，不读书怎么行呢？拖个十年八载，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吗？到那时再享福吧！”

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，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，不能回家吃中午饭，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，夜晚也不能回家，全都寄宿在余校长家。家长隔三差五来一趟，送些鲜菜咸菜来，也有种了油菜的，每年五六月份，用空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。再就是柴和米，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。

吃罢饭，万站长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妻子。

余校长拦住他，坚决不让进门。拉扯一阵，动静大了，惊动了里面

的人。

“领导的好意我领了，请领导别进来。”

万站长只好在门外大声说了些问候的话，却没有一句可以具体落实的。之后，余校长就劝万站长下山，不然赶不上太阳，天黑之后，山路就更难走了。

“是该走，你们都陪着我，都不去上课，学生们都放了鸭子。”万站长停了停又说，“我这外甥初出茅庐，帮他成长的事，我就托给三位了。”

邓有米抢在余校长前面说：“已研究过了，高低都不就，就中间，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，然后接孙主任的班，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，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。”

万站长第一次笑了。

邓有米立即见缝插针地问事：“万站长，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？”

张英才听得心里一愣。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耳朵也竖起来等回音。

万站长想也不想，坚决地回答：“没有！”

大家听了很失望，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。

万站长走远了。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。

旁边的邓有米忽然说：“快去，你舅舅在招呼你呢！”

一看万站长在招手，他连忙跑过去。到了近处，万站长才小声说：“忘了件事，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百度，你就说是四百度。”

张英才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还以为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哩！”

万站长没理，这一次他真的走了。

剩下四个人时，邓有米果然问张英才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。他不好意思说，但还是按万站长吩咐的说了。孙四海拿过去试了试，然后说：“不错，是四百度。”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，不由得有些后怕，同时佩服万站长想得真周到，这样的人，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。

### 3

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，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。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，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，这课怎么上。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，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，孙四海说，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。返回时，教室里多了一头猪。张英才去撵，学生们一起叫起来：“这是余校长养的猪，它就喜欢吃粉笔灰。”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，别理它就是。往下去，张英才更无法专心，他看看猪，看看学生，心里很有些悲凉。

山太大，天也黑得早，看似黄昏，实际上才四点左右。放学后，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，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，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。眼里没有学生，只有猪，张英才感到很空虚。他取下那架凤凰琴，拧下钢笔帽，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，右手去按那些键，试着弹了一句曲子，不算好听，过得去而已，弹了几下，就没兴趣了。他歇下来后，忽地一愣：怎么音乐还在响？再听，才明白是笛子声。张英才趴到窗口，见孙四海和邓有米一左一右靠在旗杆上，各自横握一根竹笛，正在使劲吹奏。

山下升起了云雾，顺着一道道峡谷，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，背阳的山坡上铺满阴森的绿，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，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，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，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。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，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掩盖了它的光泽，变得如同一只被玩得有些旧的绣球。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。这是竖着看，横着看，则是一条龙的模样。

笛子吹出的曲调有些耳熟，听下去才知道是那首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，之所以没有一下子听明白，是因为节奏慢了一半。两支笛子，一个声音高亢，一个声音低回，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。张英才跟着哼一句，那种节奏，需要好久才能将“幸福的花儿”这一句哼



完整。

张英才走到旗杆下：“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。”

孙四海和邓有米没理他。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，可是没用。张英才惆怅起来，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：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，会不会听见这笛声？他一边想，一边打量眼前这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。

忽然间，哨声响起来。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，走到旗杆下，在余校长家留宿的十几个学生迅速从山坳里跑回来，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。余校长望望太阳，喊了声立正稍息，便走过去将领头的叶萌身上的破褂子用手整理一下。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，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，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。张英才站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，他看到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。余校长试了几下，见旁边还有几个破褂子的学生在盯着自己看，便作罢了。

这时，太阳已经挨着山了。

余校长一声厉喊：“立正——奏——国歌——降——国旗！”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，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，国旗徐徐落下后，学生们拥着余校长、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。

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。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，升国旗的那种场面，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。

邓有米走过来问他：“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？”

张英才答：“这两天我先在余校长家搭伙。”

邓有米说：“你是想回到旧社会吗？走，上我家去吃一餐，要是吃得习惯，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。”

张英才推辞再三，见推不脱就同意了。

路不远，顺着山坡往下走，一会儿就到了。

邓有米的妻子叫成菊，长得很敦实，左边生了个疤痢眼。见张英才老是看她，邓有米就说：“她本是个丹凤眼，前年冬天我送路队回来晚了，她来接我，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，就落下残疾。”